

从梦想出发

铁凝 散文随笔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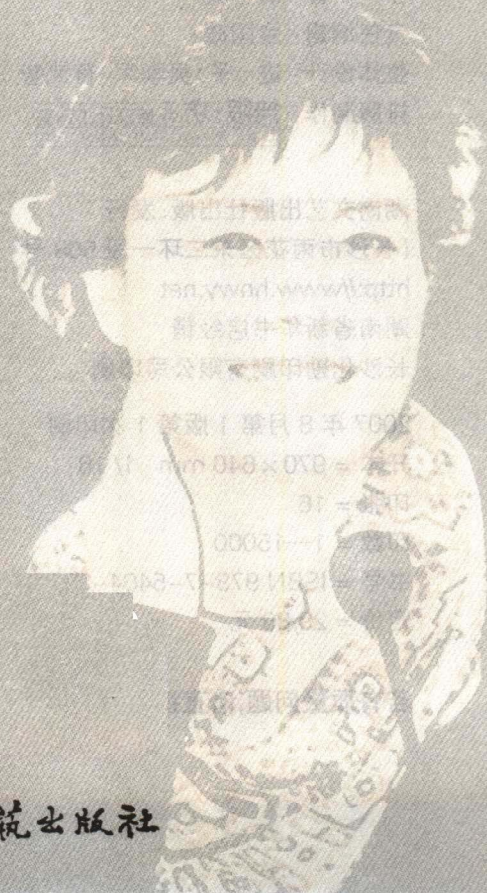
湖南文艺出版社

I267/658

2007

从梦想出发

铁凝散文随笔集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梦想出发 / 铁凝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404-3968-2

I. 从... II. 铁...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8512 号

从梦想出发

铁凝散文随笔集

作 者: 铁 凝

责任编辑: 金国政

整体设计: 进 子 吴学军 蒋武智 梦 猪 彭 川

排版制作: 無限·坊 平面设计工作室
<http://www.wxf-design.cn>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http://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970 × 640 mm 1/16

印张 = 16

印数 = 1—15000

书号 = ISBN 978-7-5404-3968-2

定价 = 2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铁凝，1957年生于北京，祖籍河北。小说家。曾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06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197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玫瑰门》《大浴女》《笨花》，中、短篇小说《哦，香雪》《第十二夜》《没有钮扣的红衬衫》《对面》《永远有多远》，以及散文、随笔等400余万字，结集出版小说、散文集50余种。1996年出版5卷本《铁凝文集》，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9卷本《铁凝作品系列》。作品曾6次获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国家级文学奖；获各文学期刊奖项30余种。亦有电影《哦，香雪》获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大奖。部分作品已译成英、德、法、俄、日、韩、西班牙、丹麦、挪威等多国文字。

目录

无法逃避的好运	001
从梦想出发	007
优待的虐待及其他	015
“关系”一词在小说中	021
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 ...	030
答《女友》记者问	051
透过历史,窥视“日子的表情”	054
又见香雪	058
散文河里没规矩	063
心灵的牧场	065
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	066
只言片语	068
我尽我心	070
写作的意义	072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长篇小说	073
关于真实	075
永远的恐惧与期待	077
奔突在落寞与不甘之间	079
日译本《大浴女》序	082
我的早期小说	083
用自己的语言说话	085
我的 1999	087
用右手写字	090
在面具与面具之间寻找自己跌落的面孔	092
为什么要把时光留住	095

华盛顿的“文学疗法”	096
沉淀的艺术和我的沉淀	102
怀念插图	107
行走的大脚	111
护心之心	118
武强年画	122
伊蕾和特卡乔夫兄弟	125
我与乡村	130
隐匿的大师	134
厨房	136
摩登原始人	139
称金少妇	143
为死者化妆	146
包厢	151
德加眼中的芭蕾舞女	155
蜻蜓	160
农民舞会	169
怀念孙犁先生	174
温暖孤独旅程	181
您的微笑使我年轻	184
冰心姥姥您好	187
大山在我心中	191
心灵的黑白故事	196
想象胡同	202
面包祭	206
母亲在公共汽车上的表现	214
擀面杖的故事	218
河之女	223
闲话做人	228
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	231
小小的晚霞	234
车轮滚滚	240
猜想井上靖的笔记本	247

无法逃避的好运

本文为中挪作家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各位同行：

这里要讨论的是文学和社会责任。这是一个宽广的话题，而我的理解可能是狭窄的；这同时又是一个单纯的话题，我希望我的发言不至于把它变得复杂。依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责任就是分内应做的事。我想，当一个作家能够被称为作家的时候，当他准备把作品公之于社会，而不是只写给自己的时候，在他的情感，他的故事，他的梦，他对人类和世界的窥测和探究里，已经有了社会责任的成分。这责任可能是他随时随地用以勉励自己的，也可能是他不自知的，还可能他厌恶并反感提出的。这责任却不在乎他的认可与否，它带着一种与生俱来和文学艺术共生的意味，或隐或现地伴随着他的创造过程。文学是这样，艺术也是这样。

现在我想提及北欧表现派的先驱、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成为一个画家不难，成为一个体系却不容易。我认为蒙克是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体系的为数不多的大家之一。他的尽人皆知的《嚎叫》、《思春期》……他的画面所传达出的毁灭性的热情，浪漫的恐惧，对性的渴求与无奈，嫉妒、死亡以及生命的诡谲的眩晕感给我以永不衰竭的震撼。但让我深深感动的还是他那名为《病中的孩子》的主题性绘画。从一八五五年起至一九二七年，蒙克几乎每隔十年都要画一幅《病中的孩子》：重病的女孩子侧靠在



床上，哀伤已极的母亲垂头坐在床边。画中的女孩形象，是蒙克有一次陪同做医生的父亲出诊时认识的十一岁的贝采·尼尔森（Betzy Nielsen）。当蒙克发现这十一岁的女孩正坐在椅子上为她哥哥的病痛懊丧不已时，《病中的孩子》的构想便开始了，贝采·尼尔森成为《病中的孩子》的模特儿。她那痛苦的表情呼唤出蒙克内心深深的痛苦：五岁失掉母亲的痛苦，姐姐苏菲因病而死的痛苦，以及他本人所经受的肺病、西班牙感冒等等的折磨，人们对疾病那虚弱的乞求和无助之感，蒙克通过《病中的孩子》克制而又强烈地表现了出来。病中的孩子，她那火红却憔悴的头发，疲倦的动作，迷惘而又期待的眼神，苍白的枕头，颤抖、压抑的昏暗背景……蒙克固执地长久地画着这同一个主题，是有意用重复自己达到创新。当他在1927年完成最后一幅《病中的孩子》时，我们发现画面产生了变化：还是那个病中的孩子，她的下颔却微微扬了起来；她的眼神也不仅仅是迷惘和懦弱，在她的目光里，凋落与超越合而为一。她的目光里有艺术家新的心境。

蒙克特别强调《病中的孩子》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里程碑，他告诉观众，画中那靠在病床上的孩子不是一个人，而是“我所有爱的人”。他的确画出了他对生命无以言说的同情和忧伤，画出了凄凉和暖意，画出了鲜活的死亡经验，画出了心灵的表情。他通过一个柔弱的小女孩来承载这一切，更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这里有什么？毫无疑问，有艺术家的责任，有他的良知和不安。他认定这是他分内应做的事，他为之着迷，主观、苛刻而又不乏偏激地做了下去。在蒙克那里，社会责任和他的艺术主张并不矛盾，那是他艺术主张的一部分，是他诚实的内心要求，是他作为艺术家蒙克的影子。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幅具有强大道德感染力的作品，在当时却不被大众所接受。因为艺术家没有把自己隐藏在迎合一般观众安全感需要的艺术表达形式之后，因为他制造了不安的表达方式，他便被称作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恶意破坏善良风俗的。这里我想说，描绘锃亮的茶壶、洁净的镂花窗帘、阔大的餐桌、富裕安稳的早餐（比如与蒙克同时期的古斯塔夫·温彻尔的《早餐》）体现了责任；描绘病中的女孩、桌上的药瓶、揉皱的枕头也体现了责任。我还想说，迎合并不是责任，迎合更像是一种懒惰，一种缺乏钻研和反省的懒惰。而这懒惰也是一种病态的激情，某些时候它的确有淹没真相的力量。为什么对人类怀有至爱之心的蒙克，在当年会受到那么多所谓对社会抱有“正宗”责任心的人的嘲弄和排斥？或者叫做以一种“责任”压制另一种责任。

责任的高低贵贱、轻重大小并不依照艺术家所选取的题材和他的艺术个性来划分。俄国的列宾并不能因为画了题材宏大的《伏尔加纤夫》，就占据了道德优势和在为人类负起的责任上高人一等；中国可爱的画家齐白石一生只画些大的白菜和小的虾，我们也不能就此断言齐白石是一个对社会没有责任感的老头。若以分量来论责任，列宾已然承担的责任不一定有伏尔加河那么重；齐白石已然承担的责任也不一定仅像一只虾那么轻。挪威的蒙克和中国的齐白石，他们画出了什么呢？生病的孩子、白菜、虾……但他们的确都做了分内应做的事，蒙克贡献给我们心灵深处大的碰撞，齐白石让我们品味生活的有趣。表现有趣，获得灵性和智慧的欢乐，难道不也是文

学和艺术理应承载的一种责任吗？

有时候我想，或许责任这个词过于严肃和沉重，以至于让人望而生畏，以至于它常常被曲解、被孤立，或被有意地夸大和有意地抹杀。夸大者乐观地以为，只要我们不断地宣布我们是充满社会责任感的角色，我们精神发展的速度便会一日千里；有意抹杀者则惟恐“责任”的绳索扼制他们的创造天赋，阻隔他们的梦想空间。对责任的曲解甚至造成一些作家的懒惰和另一些作家的反叛心理。下面要说的是中国当代作家王朔。他即是以一个反叛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文坛上的：反神圣，反正统，反说教，反使命，反教养，反生活中许许多多被规范得严丝合缝的东西并极尽嘲弄之事。反对当好人，为使之达到极致，干脆在小说里不无辛酸地喊出：“我是流氓我怕谁！”干脆以坏孩子的形象袭击文坛。在中国的城市人口中他有很多读者，我也是他那些好小说的读者之一。当我读过王朔的一些小说之后，我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尽管他以上述种种行为逃避肩负“伟大”责任的庄重形象，但他的小说却从来没有逃脱过责任。他的小说就像所有作家的小说一样，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只要你下笔，你必会依附于一个道德系统，你的笔下必会有你的责任的影子。他的那些看起来教养不深的平凡的主人公们，内心深处其实往往是柔软而又挑剔的，善意并充满对现实不妥协的率真：一种更好的生活、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在哪儿？会有的肯定有，找一找……我有时会在王朔的小说背后听见这样的句子。这样，他实际无法对责任真正背过脸去。当有一次他和我谈及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时，他说他要像写遗书那样写这长篇。这话里面有什么呢？我想那是一种不顾一切的热情、执著，一种赤裸裸的坦率和郑重，还有责任——不大不小的，他感觉到的分内应做的事。他内心深处的责任就在小说背后，就在他不高兴谈论责任时鲜明而顽强地凸现出来，以他强烈的内心要求的形式凸现出来。

话题又回到了开始，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社会责任本不是外在的绳索，它其实是一种强大的创作驱动力，尽管它也许强大到仅仅让你想要画好一只有趣的虾。讲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有时候我读报纸和杂志上的征婚广告，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几乎半数



以上的征婚者，在列举了自己身高多少多少米、体貌端正、有住房和固定收入、无经济负担等等之后，都要加上一句：“本人热爱文学，情趣高雅……”倒不是说征婚者的表白可以让一个作家顿时对自己从事的行当感到自豪，而是人们在征婚这样重要的事件中，在世纪末物欲横流的色彩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还没有忘记热爱文学，因此它确实使我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到文学的微妙的作用。我相信情趣高雅的人不一定都热爱文学，但热爱文学的人多半是为了使自己的情趣高雅吧！

文学可能并不承担审判人类的义务，也不具备指点江山的威力，它却始终承载理解世界和人类的责任，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它的魅力在于我们必须有能力不断重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生命新的追问；必须有勇气反省内心以获得灵魂的提升。还有同情心、良知、希冀以及警觉的批判精神。文学也可以像蒙克那样对生活表现深深的失望，强烈的失望本身就蕴含着希望。因为没有失望就无所谓希望，正如同我们有时候对生活不恭敬是渴望生活更神圣。责任的确让人不安，歌德的话总是响在耳边：灵魂永远骚动着企盼安宁，肉体永远劳作着寻觅休息。无论文学从哪条路出发，似乎都能碰见这两句话。

此地此刻是一九九九年的初夏，一个新的世纪仿佛已经扑面而

来。在新的世纪里，人类仍然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物种。尽管自然科学的拳头对人类这朴实的自恋早已有过重大打击：天文学认定了我们的家园只是缩在由无数颗星星组成的银河系角落的一颗小小的行星；生物学把我们作为上帝凭想像创造出的尤物位置上赶了下来；地质学又使我们认识到地球历史的漫长，并且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物种占据的时间很短。可我仍然要怀着这朴实的“自恋”庆幸作为人类的一员我能够写作，并感谢上苍赐予我无法逃避的好运——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它让我不断仔细打点我心灵和意志的储备看是否够我所用；它让我在浮躁的世纪末尽可能敛心默祷，以写作的方式为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奉献敏锐、明净的爱心。假如这真是我们恳切的内心要求，我们当中有谁愿意让文学对我们说再见呢，我们当中又有谁愿意让读者对文学说再见呢？

谢谢大家。

从梦想出发

此文为作者二〇〇二年七月在加拿大华裔作协主办的第六届“华人文学——海外与中国”研讨会上的发言。该届研讨会主题为“文学作品中的文明与暴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也就是二十年前，我写过一個名叫《哦，香雪》的短篇小说，香雪是小说的主人公，一个生活在中国北方深山里的女孩子。

一九八五年在纽约一次同美国作家的座谈会上，曾经有一位美国青年要我讲一讲香雪的故事，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因为在我内心深处，觉得一个美国青年是无法懂得中国贫穷的山沟里一个女孩子的世界的。但是那位美国人把持着话筒再三地要求我，以至于那要求变成了请求。身边我们那位读过《哦，香雪》的美国翻译也竭力撺掇着我，表示他定能把我的故事译得精彩。我于是用三言两语讲述了小说梗概，我说这是一个关于女孩子和火车的故事，我写一群从未出过大山的女孩子，每天晚上是怎样像等待情人一样地等待在她们村口只停一分钟的一列火车。出乎我的意料，在场的人们理解了这小说。他们告诉我，因为你表达了一种人类的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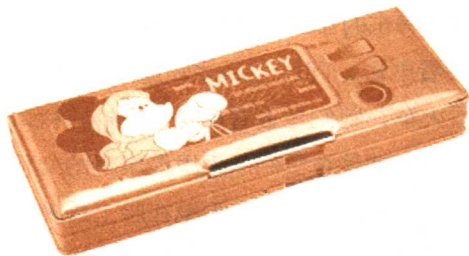
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东西。也许这是真实的，也许这和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有一点关系。当我荣幸地接到这次大会的邀请时，当我得知会议的主题是“文学中的文明与暴力的关系”时，不知为什么我首先想到了香雪这个渐渐远离我们的少女。那么，就让我从她开始，进行我们的讨论。

二十年前我是一家文学杂志的小说编辑，工作之余我在小说《哦，香雪》那样的山区农村有过短暂的生活。我记得那是一个晚秋，我从京原线(北京——太原)出发，乘火车在北京与河北省交界处的一个贫穷小村苟各庄下了车。站在高高的路基向下望去，就看见了村口那个破败的小学校：没有玻璃、没有窗纸的教室门窗大敞着，一群衣衫褴褛的小学生正在黄土院子里做着手势含混、动作随意的课间操，几只黑猪白猪就在学生的队伍里穿行……土地的贫瘠和多而无用的石头使这里的百姓年复一年地在困顿中平静地守着日子，没有怨恨，没有奢求，没有发现他们四周那奇妙峻美的大山是多么诱人，也没有发现一只鸡和一斤挂面的价值区别——这里无法耕种小麦，白面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于是就有了北京人乘 100 公里火车，携带挂面到这里换鸡的奇特交易：一斤挂面足能换得一只肥鸡了。这苟各庄的生活无疑是拮据寒酸的，滞重封闭的，求变的热望



似乎不在年老的一代身上，而是在那些女孩子的眼神里、行动上。我在一个晚上发现房东的女儿伙同着几个女伴梳洗打扮、更换衣裳。我以为她们是去看电影，问过之后才知道她们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现在她们是去看火车，她们是去看每晚七点钟在村口停留一分钟的一列火车。这一分钟就是香雪们一天里最宝贵的文化生活了。为了这一分钟，她们仔细地洗去劳动一天蒙在脸上的黄土，她们甚至还洗脚，并穿起本该过年才拿出来家做新鞋，也不顾火车到站已是夜色模糊。这使我有点心酸——那火车上的人，谁会留神车窗下边这些深山少女的脚和鞋呢。然而这就是梦想的开始，这就是希冀的起点。火车带来了外边的一切新奇，对少女来说，它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那是山外和山里空气的对流，经济的活泛，物资的流通，时装的变迁，乃至爱情的幻想……都因这火车的停留而变成可以触摸的具体。她们会为了一个年轻列车员而吃醋、而不和的，她们会为没有看清车上某个女人头上的新型发卡而遗憾的。在这时少女和





火车是互相观望的，少女像企盼恋人一样地注视无比雄壮的火车，火车也会借了这一分钟欣赏窗外的风景——或许这风景里也包括了女孩子们。火车上的人们永远注意不到这些女孩子那刻意的打扮，那洗净的脚和新换的鞋，可她们对火车仍然一往情深。于是就有了女主角香雪用一篮子鸡蛋换来火车上乘客的一只铅笔盒的“惊险”。为了这件带有磁铁开关的、样式新颖的、被香雪艳羡不已的文具，她冒险跳上火车去做交易，交易成功，火车也开动了，从未出过家门的香雪被载到下一站。香雪从火车上下来，怀抱铅笔盒，在黑夜的山风里独自沿着铁轨，勇敢地行走三十华里回到她的村子。

以香雪的眼光，火车和铅笔盒就是文明和文化的象征，当火车冲进深山的同时也冲进了香雪的心，不由分说地打破了她那小小的透明的心境。而她那怀抱铅笔盒的三十华里的夜路便也可以看作是初次向着外界文明进军的行动了。这样的解释虽说浅陋，到底也还是不错的。但作为写作者的我，总觉得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火车不由分说地带来了洋溢着工业文明气味的物质信息，还带来了什么呢？二十年之后，香雪的小村苟各庄已是河北省著名的旅游风景区野三坡的一部分了，火车和铁路终于让更多的人发现这里原本有着珍禽异兽出没的原始森林，有着可与非洲白蚁媲美的成堆的红蚁，有着气势磅礴的百里大峡谷，有着清澈明丽的拒马河，从前那些无用的石头们在今天也变成了可以欣赏的风景。而从前的香雪们也早就不像等待情人一样地等待火车，她们有的考入度假村做了服务员、导游，有的则成为家庭旅馆的女店主。她们的眼光从容自信，她们

的衣着干净时新，她们的谈吐不再那么畏缩，她们懂得了价值，她们说：“是啊，现在我们富了，这都是旅游业对我们的冲击啊。”而仅仅在几年前，她们还把旅游说成“流油”——“真是一桩流油的事哩”，那几年她们这样告诉我。在这些富裕起来的村庄里，也就渐渐出现了相互比赛着快速发财的景象，毕竟钱要来得快，日子才有意思啊。就有了坑骗游客的事情，就有了出售伪劣商品的事情，也有个别的女性，因了懒和虚荣，自愿或不自愿地出卖自己的身体……在这时，倘若我们跳出香雪当年仰望火车时的一片深情，我们是火车上的一名乘客或者我们就是火车，也许我们会发现火车它其实也是一种暴力。什么是暴力？暴力在很多时候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把它限制在我这篇发言里，相对于我前边描述过的农耕文明景象，暴力就是一种强制的不由分说的力量。雄壮的火车面对封闭的山谷，是有着产生暴力的资格的，它与生俱来有一种不由分说的力量。虽然它的暴力意味是间接的，不像它所携带的文明那么确凿和体面。并且它带给我们的积极的惊异永远大于其后产生的消极效果。在这里，我想举出另一篇小说使我们的话题继续。

在我生活的省份河北，有位名叫水土的年轻作家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村里有台拖拉机》。这故事的背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中国的乡村普遍地贫穷和落后。一个偏僻小村里一对青梅竹马的男女中学生，原本一直是相互爱慕的，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必然是对方的妻子或丈夫。这时一台拖拉机出现了，在这个从来没有见过机器的村庄里，它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被告之这个巨大的“铁的牛”那神奇的功能之后，人们惊愕，人们慨叹，人们狂欢，人们奔走相告不能自己，人们拆了马棚为拖拉机造屋，生怕委屈了这生活中的新皇帝——假如拖拉机开口说话要求村人抬着它在村中观光一圈，人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它抬上肩头的。拖拉机也因此成为媒人说媒时的重要优越条件：我们村可是有拖拉机的村啊。爱情也随之起了骤变：女主人公被同班一个功课不好的名叫老安的男生强烈地吸引，因为老安被选中去学开拖拉机。这老安一直在无望地暗恋着女主人公的，是拖拉机给了他得到幸福的机会。何止一个女主人公呢，整个村庄的女孩子都沸腾了，她们甚至连雪花膏的香味都